

敲海蛎

马永娟

在海边生活了很多年，总是记不住潮汐的规律，只记得海边人常说的一些潮水歌。比如“初一十五潮，天亮泊遥遥”。我知道，每到农历的初一或十五，海水退潮最远、时间最长，人们纷纷去潮头边的礁石上敲海蛎。

我们居住的陈陶，离海很近，几步地。那时的海和天空一样蔚蓝，一样纯净。海水退潮时，海边露出一大片滩涂和礁石，每月初一十五前后那几天，人们提着小桶小盆，带着蛎刀（取钢条或粗铁丝，一头用锤子砸平成刀状，再安上木头把手，就成了自制的“蛎刀”）、蛎撬（短木棍的一头镶着带尖嘴的长条铁器）、化纤袋，或成群结伙，或单独行动，赶海敲海蛎、打蛎壳。

海边几乎每一块岩石上都能发现紧紧依附在上面的蛎壳。它们收敛着，潜藏着，尽量不引起人的注意，努力把柔嫩的身体藏进坚硬的壳里，那壳也不是光彩照人的颜色，黑乎乎脏兮兮，疙疙瘩瘩的，乍看像一块块丑陋的小石头，但仍日逃不脱被发现、被剥离、被吞噬的命运。剥海蛎肉时，用左手捏紧海蛎壳，右手紧握蛎刀，从壳的边缘轻轻刨扎进去，稍一用力壳就被掀开了。一只只带着青花瓷一样色彩的不规则“小碟子”里盛着一汪汪青云似的海蛎肉，用手轻轻一带，将海蛎柔软的肉连同汁液从壳子里挖出来，放在早已准备好的小盆小桶里。蛎壳很锋利，稍不小心，手脚便会被划破，一下子鲜血直流。万一碰到这种情况，打一个海蛎迅速贴在伤口处，血会立即止住，它是天然创可贴。

打蛎壳是个费力气的活儿，躬身弯腰立在大或小的礁石上，对准礁石上从生的海蛎壳，一手抓牢，一手握紧蛎撬，找一个合适的着力点，贴近礁石表面用力地地从根处下刺，一插一撬，蛎壳就离开了依附的石块，纷纷落下。打回家的蛎壳要及时剥，不然温度高的话，过三五天就要变质。一般在打回蛎壳的当晚，吃完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剥海蛎，一边可有可无地说着话。蛎壳中偶尔夹杂着一个半个鲜活的海星、海蟹、海螺，稀有而漂亮，为枯燥的劳作增添小小的兴致。母亲们会讲一些小时候受苦挨饿的故事，讲海边曾经发生的往事，也讲小白龙探母、杨三姐告状等民间故事。这种时候，是一家人沟通的最佳时机，缕缕亲情的温馨在屋里荡漾。也是在这种时候，父母无意中教会孩子如何面对生活，怎样做人立世。

在海边人的心目中，海蛎是首选的绝佳美食。它的学名牡蛎，具有强身壮体与滋阴壮阳的多种药补功能。经常食用，不仅能保证人体足够的钙质和锌，还能美容护肤，让人气色滋润，精力旺盛，血源充沛。海蛎的吃法难以计数。最简单的吃法是用少量食盐将海蛎剔洗干净后，切些葱花姜末，用瓷碗直接将海蛎放入清水锅里蒸，水开几番，清纯的海蛎体香夺锅而出，那蓝色的汤水，甜美的鲜味，让你味蕾大开，百吃不厌。还有海蛎豆腐、海蛎抱蛋、海蛎萝卜丝饼、海蛎粉丝、海蛎馄饨、海蛎面条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最喜欢也是最原始的吃法是，从海边打到蛎壳后，就地找些沙滩头的枯柴，架起柴火，不仅不须撬开海蛎壳，连它的身子也不用洗，直接将它放到火堆中烧烤。随着火堆里噼噼啪啪作响，鲜香扑鼻而来。原汁原味地吸溜进嘴里，能鲜掉舌头。

早年，海边人吃不完的海蛎子，会拿到市场上去卖，以贴补家用。卖不完，就将它们洗净，水煮，开后捞出放在竹筛上晾晒，晒成蛎干做鲜头。随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连岛等一些沿海渔村大力发展海上太平洋牡蛎养殖，注册“海州湾生蚝”品牌，打破传统的“坐地销售”模式，积极纳入电商微商平台，不起眼的“海蛎子”远销国内外，成了渔民转产致富的法宝。

2017年最后一天

罗光辉

南京天冷，怕冷的我连续十几天鼻子不通气，加上嗓子痒，夜里咳嗽，把人整得一点精神都没有，干什么都没劲。

避寒。网上买了一张飞机票，平安夜那天，飞到了三亚。一到凤凰机场，脱掉了羽绒服和保暖衣，单衣单裤，一身轻松，爽。

三天一过，鼻子通气了，只是咽炎、扁桃体炎一时半刻不见好，还时常困扰着我。

12月31号这天，一朋友邀我去东方市看乡村美景，摘水果蔬菜。欣然应允，驱车前往。

下了高速，赫然看见三个字：板桥镇。不是做梦吧？我又回到了南京？板桥镇我太熟了，我在那儿度过了二十几年的芳华岁月。有点激动，细一看，此板桥非彼板桥，这是海南的板桥镇，离三亚不远。朋友告诉我：这个板桥镇位于海南的西南部。这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水果蔬菜海鲜的集散地。这儿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浓度高。传说有个山西古稀老人得了肺癌，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癌细胞居然全没了。他开心，他兴奋，他在板桥安家落户，还叫来了不少山西人。想润肺吗？来板桥吧。

到了叶瑞村，小陈一家热情相迎，把家里所有好吃好喝的东西都端上了桌，还叫来了四乡八邻。这儿的民风真让人羡慕！我也不想走。

酒足饭饱，几位乡亲领我们来到一片西红柿（也叫圣女果）园子，我提着个百岁山矿泉水的纸盒，尽情地享受着一点一点红红的幸福。摘了西红柿又去采青枣，青枣好种不好摘，一不小心就会被刺着。好多年没干农活了，我被划了几道细细的血痕，但没有疼的感觉。一颗颗青枣非常诱人，什么感冒、什么咳嗽、什么流鼻涕，此时，这些现象全没了踪影。看来劳动能治病呀。

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三亚住地，已是夜半时分。坐在沙发上用微信：今日三来，周末、月末、年末，烦恼统统抹去。明天一来，你来，我来，他来，一起迎接未来，来的全是欢乐”……

时钟快到零点，外面响起了迎新年的鞭炮声，我起身收起了那本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挂历。在客厅的一侧，端端正正挂起了2018年的挂历，电视里传来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声音：“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望着挂历，望着那个金光耀眼的福字，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当有一天，你睡不着，才明白以前躺下即睡是多么幸福的事。那时，你总想挤占睡眠，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挤总是有的，甚至以为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清醒有价值。于是加班加点，把生命的弹簧压得很扁。这其实是一种透支。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整夜灯火通明，我被这些勤奋感动。年轻的时候，我曾在南京大学的教学室，通宵晚自习。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的话是多么有教育意义啊！

过去，总提倡今日事今日毕，这是多好的习惯。有一首《明日歌》批评拖拉的人：明日复明日，岁月成蹉跎。并常见报道——拼命三郎，只争朝夕，这是进取的价值观。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有顾虑，怕人说我太消极。好在去年获诺贝尔奖的人也说了，最大的敌人是熬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本是自然的规律。但是人造出了灯，把夜晚点亮。看着那灯芯，就像煎熬，

苍耳是流浪在乡野的一种常见的植物，农村人都认识它！

苍耳就像一个流浪者，浪迹四野，四处为家。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在老家的田野里认识了苍耳。那是秋后，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在田头地边，在河畔沟旁，我们可见到满身结满了带刺果实的苍耳。此时的苍耳已经不再年轻，变得老态龙钟。苍耳的果实也褪去了青色，成为黄褐色。苍耳的果实叫苍耳子，满身长满了钩刺，只要有动物从自己的身边经过，苍耳子就趁机粘到动物的身上，然后由动物带着它浪迹天涯，最后在哪里落地，就在哪里安家。

苍耳不仅“亲近”动物，见到人也很“亲热”，只要你从它的身边经过，它就会粘上你的裤脚。苍耳见人就叫“亲”，我们管它叫“见人亲”。

苍耳就像农村的孩子，有大名也有小名，苍耳有许多别称，细细数来，竟然有三四十个之多。苍耳的别名有：卷耳、蒺、苍耳、胡藟、地葵、臭耳、藜耳、白胡藟、常藜、爵耳、耳瑯草、常思、常思菜、羊负来、只刺、进贤菜、道人头、喝起草、佛耳、缣丝草、野缣丝、野茄、猪耳、痴头婆、虱麻头、粘粘葵、白痴头婆、刺儿颗、假矮瓜、白猪母络、疔疮草、野紫



还有明天

柳再义

难怪人们说，生命在燃烧。

还有一些更硬的话。比如，我要和时间赛跑，我要改天换地，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有人说，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工作。又有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些对，哪些不对？我疑惑，写过一篇文章发问——《忙好还是闲好》。后来，我终于有点明白了，就写了另一个文章，叫《不必太忙碌》。

睡眠，如一场深呼吸，让生命恢复弹性，充满活力。这有点像放电，深度放电，是为了更好地充电。彻底放松，是为了更好地补充。休养生息，这大概就是白天与黑夜轮流交换的意义。

在夜晚，一切安静下来，进入了梦乡，准备迎接新的黎明。

如果说生命的长度是固定的，你多工作少睡觉，可能是扩大了生

苍耳

池墨

菜、野落苏、狗耳朵草、苍子棵、青棘子、菜耳、粘粘连、油巴子。你瞧，苍耳有这么多的名字，是不是被它绕得有点头晕？不知道是，还以为是不同的植物呢！

苍耳在我们家乡，被称为是“棉草狼”。顾名思义，苍耳就是植物中的“狼”。既然是狼，那么，多少会带点野性，这从苍耳的性格中可以看出。植物是动物的食物，但是，苍耳对于动物，却从不畏惧，无论是温顺的绵羊，胆小的兔子，还是凶猛的狮子、豹子、老虎，苍耳“照单全收”，毫不留情地用它的钩刺，拼命地扎到它们的身上。在苍耳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害怕、畏惧这个词汇，苍耳从来不知道退缩。

苍耳既然叫棉草狼，说明它也像狼一样，喜欢群居。田野里，只要有苍耳的地方，就是成群结队，苍耳一般不落单。苍耳的适应性非常强，对于脚下的土地，苍耳从来不挑肥拣瘦，只要是土壤，它就能扎根，只要有水分，它就能生长。

苍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时珍曰：其叶形如麻，又如茄，故有臭耳及野茄诸名。其味滑如葵，故名地

命的价值。可是，生命就像自行车，它的寿命除了本身的质量（遗传），还有赖于后天的保养。照这么说，休息也是有价值的。

睡到自然醒，该是多么好！不要闹钟催，天晴了，太阳出来了，我们醒了。

睡不着觉，如果是床歪了，就赶紧扶正；如果是想念，就联系一下；如果是压力，就需要释放；如果是爱好，那得改一改。不要以为熬了一小时夜，补一小时就行了，这远远不够！它的利息很高，账不是这么算的。

我自己当然也做的不好。熬夜，害得别人也跟着熬夜。在这方面，我是有歉疚的。从今天起，我们都改一改，互相提醒，早点休息。

越休息，越长久。现在就睡吧，已经太晚了，别硬撑了，还有明天。

葵，与地肤同名。苍耳全株都有毒，但是，也可入药，《本草纲目》记载苍耳有发散风寒，宜通鼻窍，祛风除湿，止痛止痒的功效，主治风寒头痛、风湿痹痛、疥癣、荨麻疹、风疹、疔疮痈肿、寻常疣。苍耳还可以降血糖、降血压、治麻风，其种子利尿、发汗。苍耳的茎叶捣烂后涂敷，可以治疥癣，虫咬伤等。

苍耳在《诗经》里叫卷耳：“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诗经·周南·卷耳》）其诗云：一个已婚的女子，在田野里采摘苍耳，不由得思念从军的丈夫。“采呀采呀采卷耳，半天不满一小筐。我啊想念心上人，菜筐弃在大路旁”。你看，女子在采摘苍耳时，由于思念丈夫心切，就扔掉了采摘了一半的菜筐，一心一意地去想念自己的丈夫。真是此心苍天可鉴，苍耳可证！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同情落泪。

有评论称，《卷耳》为中国诗歌长河中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苍耳生长在《诗经》里，提高了苍耳的品位，但是，苍耳，依旧是一枚生活在民间的草木，它其实不懂爱情，也不懂《诗经》，只是自顾自地在乡野里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没心没肺！

祖国，我向你报告（朗诵诗）

——为全国首届职工春晚而作

杨德祥

【编者按】《放歌新时代》——2018年全国首届职工春节联欢会将在南京举行。本报原副总编、诗人杨德祥应邀为晚会激情创作了朗诵诗《祖国，我向你报告》。现将该作品在本报首发，作为向新春的献礼，以广大读者。

带着飞雪迎春的崭新微笑，
带着喜鹊登梅的崭新舞蹈；
带着绿水青山的崭新诗情，
带着两个百年的崭新画稿；
带着追梦路上的崭新步伐，
带着层出不穷的崭新捷报；
让我们以中国职工的名义，
向亲爱的祖国报告！报告！报告！

祖国，我要以“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名义，向你报告：
一张纵横环宇的天地之网，已由我们精心织造。
我们要用这张网，给地球村送去更多的福音，
我们要用这张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铺开星光大道！

祖国，我要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名义，向你报告：
七千米深的海沟里，已留下我们约定的扫描。
“蛟龙号”就是我们心中复活的神奇蛟龙啊，
五洋捉鳖，再也不是尘封的传说、古老的歌谣！

祖国，我要以港珠澳大桥的名义，向你报告：
一条世界之最的“海上长虹”，已经来人间报到。
它用璀璨，吟唱东方智慧的精美绝伦！
它用英姿，赞叹大国工匠的技艺高超！

祖国，我要以歼-20的名义，向你报告：
我们的第五代战斗机，已亮相星汉九霄。
国威军威是它银光闪闪的翅膀，
天下无敌的利剑，日夜高悬在万里云涛！

祖国，我要以东北棚户区改造的名义，向你报告：
一双双普通百姓的望眼，已经把明媚相邀。
渴望的心呀，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阳台，
多年的梦呀，终于与鸟语花香紧紧拥抱！

祖国，我要以南水北调工程的名义，向你报告：
久旱的北方，因长江水的滋润而显得青春年少。
四千里外的水路，流淌着时代的美谈佳话，
每一缕潮音，都是神州大地上的悠悠长调！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中国力量的代号！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开创精神的坐标！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工人伟大的诗章！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劳动光荣的注脚！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骄傲！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自豪！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骄傲！
祖国，我向你报告：中国有我，我就是你永远的自豪！

追着太阳奔跑

——致海岛支教者

李明

披着阳光
带着微笑，欢歌
一点点，爬上山坡

携唐风，宋韵，花香鸟语
一挥手，便春风浩荡，万顷绿波
一开口，就千军万马，蝉鸣虫趣

海风，吹疼了疯长的发
为推动一朵云，拨动一片海
一颗灵魂唤醒了另一颗
你弯腰，匍匐，至沥血

寂静的小岛，潮起云落
一朵朵向日葵，开满了阳光
你，伫立成了太阳

漫游江苏

心岛伊伊

想江苏，走江苏
不问轻烟飞桥，不问透绿草原
以稗子的生长引爆春天
这一心一意，多么轻而易举
今天偏知，今天偏要
一个名号的著称贯通大气流
如若近邻风格近似
区别只是所到和未到
模棱了远近。远的可以
守在身边，近的没了方向
带上今天的盐，今天的糖
再带上身体的铁和钎
来到江苏，福祝江苏
可我雕刻不了这幅长卷
又是哪次热爱的心
让我如此贴近江苏

禅静如泉

董树平

一汪清泉
倒映着茶花飘香的秘密
路过这里的人
自觉地添一份秘密在桌中

契合一场邂逅
花瓣渐次零落
泉的圆房，话语唧唧
往泉眼的方向抒吐和徘徊

如果你路过
就捎走满泉的秘密
顺着水流
多转几个弯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母亲留下“压岁钱”

孙军

40多年的村子。

为了让母亲远离孤独，我们特意把新家安置在离乡政府不远的公路旁。第二年的春节，当我们再次回家陪母亲过年时，发现她已变得体弱多病。听邻居说，母亲经常独自一人步行一两个小时到原来生活过的村子去走走，望着她刨了一辈子的土地发呆。我的爱人想了个办法，如此让老人孤独养老，还不如让她到附近的集市上做生意，充实晚年的生活。可母亲说啥也不干，说一辈子不识字，也从没摸过秤杆子算过账。更让她伤心的是，说如果我的父亲在世，绝不会让她出门做小生意，给别人笑话，骂儿女们无能。

这样简单的劝导很难改变老人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必须想办法“逼”母亲走上“创业”路。第二天一早，我便带着两个弟弟冒着小雨赶到50里外的县城，精心地为母亲寻找可经营的项目，兄弟仨在雨中奔波了3个多小时，终于在讨价还价声中我亲自将当地的蒸制水糕的生意拿到手，并为母亲买了一套专用工具。母亲终于答应了。那天夜晚，我家的小院子里笑声不断。两个月后，小妹特意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母亲的生意开张后，如今不仅人变得精神了，每天还能挣上三四十元钱呢。

我老家住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目不识丁的母亲就在这个贫困村庄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6人拉扯大。1997年，父亲不幸去世，往日充满温馨的四合院瞬间变得格外冷清，只剩下母亲与孤灯相伴。1998年春节，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合计着将母亲带出村子。可话一出口，就遭到她的竭力反对，经过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才总算勉强答应。搬家那天，母亲踏着泥泞的乡村土路，流着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生活了